魏書

二八



列傳卷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

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大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

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
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
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
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
謂鄣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
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
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鄣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獘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毋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華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獘相承仍

崇闗鄽之稅大魏愜愽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
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
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髙矣魏之簡稅惠實
遠矣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
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
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
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
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
取願弛兹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

法使之監道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録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獘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万物不相自矣自大道既往恩

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旣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

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末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鹽之流疑盡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瑩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國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脩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

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賔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巒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

居直法糺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
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甞不
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
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
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
昭對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
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
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

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毋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毋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入則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爲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末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按還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

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
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
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刼害不絶此
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
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
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
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
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
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
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
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
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
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
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
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

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
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
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
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
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
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
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
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
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

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万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内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万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
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
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
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
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
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殺勤重愼以爲褒
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
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

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顔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

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
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
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
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
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
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
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髙祖世
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傳之義而加禮焉所著
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

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
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
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
舍毆擊主人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
慨廣平王懷為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
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
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

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公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户皆依傍市鄽草廬攅住脩禮等聲云欲収此輩

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内應楷見人情不
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
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
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
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
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
太守賜絹二百匹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
禄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取爲
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

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 本州別駕
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
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
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
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
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艮曰濟若之日本不求
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大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
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
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為相
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
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為
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賾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
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眞
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
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
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
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

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録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

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貟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蓨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
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音劉駿車騎將軍
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
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
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
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
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去青
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
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

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
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
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敕卿仍屆瀍洛周視
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
蹟喪甫爾使通在昔兼危幸以君子弗取是用
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
敕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
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

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
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
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
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
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
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從平州爲民行届
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
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
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

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黄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　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劇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憝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

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
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
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
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
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
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
慮而聰先以踈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
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

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擕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鎭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晩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具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

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嬿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綏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絶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

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頋竟不果正
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
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
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氷一車贈撫軍
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
子皆注籍爲妾以恱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雲長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列傳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六十九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賵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

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
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
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
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
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
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
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歸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

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盗莫不擒翦百姓畏
之寇盗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
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
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
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
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攝兼選任
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
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
刺史在州數年以毋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

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决模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攎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

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
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
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
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
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
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
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俠
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
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

以雍叉之故毎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
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
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
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歴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

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
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
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
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
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
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
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
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
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
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
張皐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
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雔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垂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䟽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
先麤後精乗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
則内外俱周眞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
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
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
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
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
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
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

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

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勑還三鵶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從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貟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
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
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寶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
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
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
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
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靰字宗模早卒

靰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靰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令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

北道行臺傎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
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
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
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
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
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
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
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

附句日之間逆徒還據德 龍議欲拔城良不許
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
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
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
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
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
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
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

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静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

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貟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依逆衆至數万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 闕 郭康兒賊衆

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别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

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

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
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
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
郡望　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
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
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
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
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
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兖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
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李凱以景
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
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
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無所成元象中儀
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
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
貪昧茍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
二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

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
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
初為廣州防禦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
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
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從
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
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

太守孝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
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
射身長九尺要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
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禄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
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
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

尉諮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
子子袖殁關西
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
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為中正悅為別
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悅
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
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

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為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為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瑗豫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

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
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
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
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
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
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

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埀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
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
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
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
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

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𠫤漢氏作四維之
个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爲設虚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
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
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

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乗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

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
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怗繕修草
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
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爲
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
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
訪逮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詁無失典刑識偏學踈

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𣫍議曰臣聞兩漢警
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
重伐叛柔服寔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
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
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
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
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
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
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

壇場統戎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
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惟知重役殘忍之法
廣開戎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
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惟有通商聚斂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爲奴
虜如有執獲奪爲巳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
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
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

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粮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壃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万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

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讖議攸息矣遭毋憂
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
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飈爲廷尉頗有不平之
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
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
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
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
雜石爲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綵
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

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横万里而揚波遠獋鼯與麏麝走鼯鼈及龜鼉彼暖然兮輦洛此邈矣兮關河心戀戀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横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絳氣風摇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

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
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
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鳥
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
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
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
殘之玄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
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
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

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

遷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

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絶列聖同規撫降䘏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
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
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
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
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
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
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
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

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
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
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士廣
民希粮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
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
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
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
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

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鎭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鎭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

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撫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

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掌文翰翻既才學
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
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
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
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
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
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
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

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
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
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
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
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飜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
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
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表尚書朕之
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
不羨仰飜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
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靑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
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當書儀曹郎中正

貟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𩙪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表𩙪文髙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卒九

列傳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万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

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
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
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慴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駭奴戍主
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
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
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領不入

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輙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

以河東數石賜鄉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
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万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
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
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
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
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

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勠力傭巧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

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
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
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
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
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
祖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
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
祚趙公政衆號一万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

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合淮
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
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
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
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
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
斫永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
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

人馬墜塹誰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隳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

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

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夤將
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
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
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
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
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
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舡便渡適上
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
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

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緦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緦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緦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

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
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
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
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
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
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
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
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

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
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
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
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
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
帛二千匹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
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

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亦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末幾解郡還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葬杜預近好李

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

能得乃葬於東淸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觑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遘石虎太常

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

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

負謂足爲一時之雄甞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

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

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

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

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轝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

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
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問對坐未久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
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
至京師高宗見而竒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
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
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

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荅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

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書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兖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麥菓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

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
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
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
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
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
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
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

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暨眼即靈越子也
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
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
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
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
城梁州刺史邢巒遣暨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
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

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

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
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與孫分遣諸
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
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
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峽潛入回
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
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
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
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
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
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
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
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
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
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
竪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
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

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士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

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
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
水巳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
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
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
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
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
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
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

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万餘人與諸軍交戰竪眼命諸統師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竪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万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

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万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

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
軍高徽吴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
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
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
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其
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腎眼而殺之腎眼
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

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蔚和蔚和弟蔚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蔚和歷青州鎭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蔚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蔚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賜爵
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
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
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朐山内附
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
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爵
貨賂兖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
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
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
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
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克之進平北將軍太
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

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介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暨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柳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列傳卷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